

第一章 接管

尽管户外的夜晚寒意逼人，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总督察的办公室里，空气却被热水汀烤得火热。总督察布鲁斯(Clarence Dalrymple Bruce)脖子上汗晶晶的，湛蓝的眼珠布满血丝，眼袋现出青黑的痕迹，平时刮净的胡子已有两天未修，显得又缛又密。在他的办公桌上，两台乌黑的电话机旁，青边瓷盆瓷杯里残留着嚼剩的火腿三明治和残留的红茶，气味浓烈的古巴雪茄烟蒂散落在玻璃烟灰缸内外。时间已过午夜，桌上的台历仍然翻在昨天的日子：公元1911年11月5日。

就在10小时前，距离中央巡捕房南面4英里的高昌庙地区响起一片激烈的枪炮声，紧急着，数团火球，一团比一团大，飞上夜空，照亮了南黄浦江面的粼粼江水。几个小时后，消息传来，大清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江南制造局失陷，以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华人商团三股力量组成的革命军宣布上海弃清独立。从那一刻起，总督察布鲁斯通宵达旦没有离开过中央巡捕房，听取各巡捕房分部的汇报，紧急处理大局突变下出现的种种危机。

布鲁斯站在办公桌前。他身材高大魁梧，佩着银杠肩章，公牛般粗的脖子，一望而知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他的手指却又细又长，好像小提琴家的手接在拳击家的手臂上。从他一丝不苟紧扣的警服领子上看得出他过去的军人生涯。

布鲁斯来自军人世家，1862年生于苏格兰的北诺威克，父亲是皇家炮兵上校。布鲁斯在20岁时毕业于皇家军事学院，以中尉军阶加入威灵顿第33团，驻扎在印度。1900年赴中国天津解救被义和拳包围的外交使团时负伤，荣获龙旗勋章。

他目光坚毅，正在听取副督察长约翰逊(Alan Hilton-Johnson)的报告。

约翰逊的相貌刚好跟他的上司形成强烈反差。约翰逊身材矮小，略微发胖，故意

留长的胡须像围巾遮住又短又细的脖子。他的浓发被警帽压低到碰上眉毛，好像在警帽里另外戴着一顶绒线帽。

副督察长约翰逊就像是一架自喂的情报吞吐器，不用加料，有问必答，把最近一小时里从各处得到的情报，和之前得到的情报，连接起来，拼成一幅让上司布鲁斯看到在不断充实延长的治安图片。

首先要报告的是，大清逃官纷纷进入租界避难。他们中有上海道台刘燕翼，松江知府戚扬，上海知县田宝荣，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行，以及武昌地区被革命军赶出来的大清地方官。这些官员，有的正在准备离开上海，登上洋轮，逃往北方；有的看起来将在租界长住下去；有的是为尚未离开职守的其他官员来租界打前站。

接下来报告的是，正在出现的敲诈抢劫。李鸿章家族的丁香花园被150名南洋公学学生估据，要求李家交纳50000两银子资助革命军。因在租界界外，属越界筑路的地面，巡捕房无法干涉。

华界城厢内所有寺，庙，庵，都收到向革命军捐款的通知，不捐款的将派革命军驻扎。

租界内华资银行或钱庄因怕勒索，纷纷酝酿停业。

一股40人的革命军骑兵企图劫走火车北站的粮食，闸北巡捕分房的巡长下令接管北站，他的巡捕部下正在和那股革命军荷枪对持。目前并不清楚那股革命军是自由行动，还是听命行动。

“有什么黑道团伙火拼事件吗？”总督察插问。

副督察有问必答。“贩卖鸦片的潮州帮，因为货源稳定，赚翻了，所以最近很安静。包揽蔬菜的团伙，因为下了几次霜，收成不好，有过几次小冲突，目前还没有发生因争夺蔬菜杀人伤命的事情。需要听些市民们对黄包车夫最近涨价的抱怨吗？”

总督察做了个让副督察回到治安方面继续报告下去的手势。

据报，有50名满洲皇族敢死队坐日本船“通济丸”在仪和码头上岸，号称是专门找革命党寻仇来的。

静安寺路12号红十字会医院，有一批女革命党人以护士身份住在那里，其中几个疑与法租界最近的炸弹案有关。

《天演报》谎报会审公廨监狱里的华人在押犯不满洋人监管牢房，群起反抗，发生暴动。分区巡捕房已向《天演报》社发出警告，不得发布煽动性的不实报导。

不知是出于恶作剧还是要存心扰乱人心，租界出现多起失火的假警报，每次都招来消防局的消防车和记者。到处都是记者，分不清他们在报导灾难，还是在编造灾难，或两者皆有。

浦东华界的巡警两个月没有领到薪饷，大都离职，或加入革命军，监狱中无人供饭，犯人自行释放，四处流散，有的已进入租界觅食。

中华共和建设会筹备会在九江路128号卫生旅馆召开。

九江路有人挂起“打倒满清政府”的横幅，下面张贴制造炸弹和使用炸弹的说明。还有人散发革命军招兵的传单。对于这些招贴，巡捕房需要有应对的章程。

“只要不是固定贴告示，可以允许。”

租界巡捕队伍也出现波动。两名巡捕房华捕（第446号和857号）弃职，参加革命军。离队时，他们煽动其他华捕同事跟他们一齐行动，幸亏副督察约翰逊率印捕及时赶到，阻止哗变的漫延。阻止的过程中，双方都拔枪相向。

“巡捕中有没有伤亡？”

“没有，尽管我的脑袋后面感觉到子弹穿过的气流。”

总的来说，24小时里的形势发展，用最乐观的话来总结，就是一片混乱，底线不明。

听完约翰逊的报告，布鲁斯说，“走，到大办公厅去”。

大办公厅里照明良好，墙壁以齐肩高的一条线为界，线以上漆成白色，线以下漆成

绿色。给人以干净而呆板的感觉。墙上挂着一幅表明警力部署的地图。房间的中央，一张铺厚绿呢的会议桌旁，坐着几名巡捕房的华印探子。他们是巡捕房的精英耳目，熟悉租界里各行各业的内情，因此个个自名不凡，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子。布鲁斯和约翰逊走进大办公厅的时候，这些探子正在抽烟或打盹。

布鲁斯需要这些探子们的反馈，结合约翰逊的报告，随时更新在公共租界主要街道上的警力部署，并且把这种更新反映在墙上的那幅插满彩色小旗的地图上，以备英国总领事法磊斯(Everard Duncan Fraser)前来检查。

凌晨2点，法磊斯总领事身着整洁雅致的咖啡色西装，来到中央巡捕房大办公厅。和他同来的还有工部局总董戴眼镜的美国人德格雷(Harry De Gray)，本月驻上海领事团值星主席身高6英尺的比利时总领事薛佛(Siffert)，长着招风耳朵的法兰西总领事喇伯第(Lapadere)，皮肤黝黑的美利坚领事维礼德(AMOS Wilder)，和精瘦的法租界警务处总监麦兰(Mallet)。

时年52岁的法磊斯总领事跟布鲁斯简短寒暄后，在绿呢会议桌的主座上坐下。他带来的客人们在会议桌右侧，布鲁斯带领巡捕房的精英在会议桌的左侧，分别就坐后开始了驻上海领事团和工部局巡捕房的联席治安会议。

首先，领事们参照墙上的地图，听取总督察布鲁斯对上海发生反清暴动后，一天以来租界各处治安方面发生的变化。

然后，法磊斯总领事向巡捕房通报了领事团通过军事和外交途径得到的情报：

为攻下江南制造局，革命军招募400新兵，其中士兵每月饷银为2两，4名领头的每月饷银为100两。

工部局董事，德华银行大班费格报告革命军代理人 and 德商洋行已做成购买10000支枪的交易，在青岛交货，请德华银行作信用担保。领事团已要求暂停交易，直到革命军队对保护租界的治安作出承诺。从枪支的数字可以看出革命军目前的规模。

大清上海知县田宝荣将会审公廨的诉讼人所存5000两交保银子提走，造成会审公廨运作中断。

革命军正在筹建新的最高权力机构沪军都督府。根据内部透露，可能的成员为，刚从江南制造局脱险的陈其美为沪军都督，闸北水电公司总经理李平书为民政总长，留学英国的前大清驻美大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协理沈缙云为财政总长，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毕业的蔡寅为军法司长。

驻沪领事团已收到革命军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引渡逃入租界的前大清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行以及他卷走的70万两银子。

汉口地区，袁世凯的清军大败黄兴的革命军，汉口租界受到得胜的大清军队大规模洗劫。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法磊斯总领事结束通报，把话题转到更高层面的动向。“鄙人是英国驻上海第十六任总领事，也是在上海第二位面临大量中国武装人员随时可能入侵租界的英国领事。第一位是50年前的麦都思总领事，在他的任期内，长毛到了徐家汇。而这一次，革命党佔了南市闸北。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需要勇气，但是光凭勇气够吗？一条狗也是有勇气的，如果我们像狗一样勇敢地朝这些革命党吠叫，只会惹恼革命党，引起他们入侵租界。结果，上海租界就会遭遇汉口租界一样的浩劫。这种结局，我想在座的各国同僚都是想避免的。对吗？”

在座的领事们和巡捕房精英有的点头，有的无动于衷，显然对法磊斯的意见反应并不一致。

法国领事喇伯第觉得这是一个表现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有胆量的机会，他侧过身子对坐在同一边的领事们说：“听了法磊斯领事的报告后，请允许我再告诉诸位一件骇人听闻的故事。前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干儿子湖北提督张彪退休后住在法租界，两个礼拜前，他收到革命党的恐吓信，要他交出10万两银子资助反清革命，否则就要杀死他。而递交恐吓信并

威胁要按信里执行处决他的，就是张彪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些中国人，平时是这个星球上最胆小怕事的民族，但是一夜之间，吞下革命的迷药，变成最无法无天的原始人。对于他们，鼓起再多的勇气也不过分！”

“请问贵国在黄浦江上有几条军舰？”法磊斯压低声音问。声音虽低，桌旁的大家对这句话都听得很清楚。

“一条。。。没有。”喇伯第的脸从脖子涨红到招风耳的耳尖。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法磊斯总领事提高音量。“今天，西方列强在黄浦江上只有英舰‘纽卡斯号’（Newcastle）一艘军舰。而根据革命军购枪的数量推算，租界外边有1万名以上的革命军，黄浦江里还有三条挂白旗的大清鱼雷艇，随时可能加入革命军的行列。”

“总领事，我们向大英亚洲舰队发去的求救电报有回应吗？”巡捕房总督察布鲁斯焦急地问。

“大英亚洲舰队已经命令海军陆战第四团从香港北上。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这支陆战第四团首要任务是保护汉口租界。在陆战团有余力支援上海之前，我们必须选择走两面路线，才能避免上海租界重蹈汉口租界的战祸。这点上，我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共识和支持。”

“法磊斯总领事，请把这个两面路线讲得清楚一点。”美利坚领事维礼德说。

“那就是懂得妥协，懂得通权达变，对大清，对革命党，两边不得罪，保持中立。顺便说一下，这也是鄙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Edward Grey）给我的最新指令。”

“是不是能把两边不得罪理解成答应革命党要求，把大清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某连人带钱引渡给革命党？”坐下后上身高出其他人一个脑袋的比利时领事薛佛高深莫测地问。

“不，把张某引渡给革命党，既得罪大清，又助长革命党的气焰。我说的两边不得罪是租界对大清的逃官，就像对待当年革命党躲避清廷追捕一样，给予政治犯的身份，予以

庇护。对革命党，租界从认同民主反专制的立场出发，允许革命党在租界游行，开会，募款，给足革命党人面子，但是不得携枪进入租界。这样的话，如果满清反扑过来，我们可请租界里的这些逃官去联络消灭，如果满清一厥不振，我们跟革命党的感情已经有了铺垫。概括起来，两面路线就是在文的方面尽量迁就，武的方面不要退让，把这场中国人的内乱关在租界门外，直到陆战第四团进驻上海。。”。

“法磊斯领事，请允许我引用贵国著名学者伯克的话，”法国领事冷笑着说。“‘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的准则，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谁要是对其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击倒。’对于连父亲都要杀的革命党来说，你不觉得你的这个两面路线有点一厢情愿？”

“喇伯第阁下，革命党的精神领袖孙文一再强调尊重列强在华利益，不管他是出于权宜之计，还是长期国策，至少眼前有七成可信。阁下讲到发生在法租界的儿子要杀父亲的不幸事件，是个例。从沪军都督府的构成来看，不乏稳健人士参加，如将要和我们西人打交道的外交总长伍廷芳，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绅士。更何况，从革命党的立场出发，他们比我们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租界。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

所有在桌的都反应一致地摇头。

“钱！”法磊斯用手指敲响桌上的绿厚呢来加重语气。“目前革命党最急需的是钱！从刚才得到的情报来看，租界外面有1万革命军，士兵每月饷银2两，带领100人以上的军官每月饷银100两，加上购买军火，这样，每月至少需要4到5万两银子。这笔银子从何而来？到目前为止，革命党是依靠南浔四象之一的富商庞青城慷慨接济，但是长久之计，还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饷源。一个稳定的租界，如果得到我们允许的话，意味着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可以筹饷。所以，维护市面稳定，我们跟革命党是有共同利益的。这就是我对两面路线行得通的根据。”

法磊斯停顿一下，从听众的脸色看出共识已经形成，继续说下去：“如果对这个两面路线已清楚的话，我想请各位把注意力放到如何使租界恢复正常生活上来，把过去24小时里搞乱的头绪，重新理顺。”

接下来的一小时，领事们和工部局巡捕房的首领在大办公厅的香烟雪茄的烟雾缭绕中，反复讨论，试探，争辩，最后同意由公共租界，法租界，领事团出面采取一系列接管行动。

租界武装万国商团将取代巡捕房接管火车北站，保证应在那里办公的沪宁铁路总管濮爱德（A. W. U. Pope）能正常上班。对携枪搭乘火车的革命军不予干涉，但火车站的设备或货物革命党不得任意取走。

驻沪领事团立即接管会审公廨法庭和监狱，公廨的运作资金暂时由租界工部局垫补，保障管理近百万人社会的司法运作不致中断。

“纽卡斯号”派出英国士兵接管大清江海关信号塔后面的货栈，把栈里大清购买的军火全部搬到水巡艇上去，请江海关沿江巡长泰勒（Tylor）看管，以免这些军火经过民间，流入租界。

巡捕房迅速腾出新闻路巡警养马场，作为海军陆战第四团的过渡营地。

如果以上的行动都是针对消失的满清政府所产生的空洞所作的填补，那么更要伤脑筋的是建立怎样的沟通渠道，和正在出现的革命党新政权打交道，做到既不得罪中国内战中的任何一方，又使租界当局能用最不伤和气的方式解决和革命党可能出现的任何争端。只有这样，才能使租界在这场方兴未艾的大动乱中毛发无损。

不过这种伤脑筋很快证明是多余的。

清晨5点，大办公厅里的人们还在为如何礼遇革命党，但是不能跟至今仍承认满清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官方立场不发生冲突而争论不休时，一位眼珠布满血丝的印度巡捕，不经通报，闯进大办公厅。

“总督察，革命党来了！”

“在哪？”总督察布鲁斯霍然站起，撞翻椅子，粗脖子上青筋暴突。

“在门厅！”

副督察约翰逊和密探们都站起来，撞翻更多的椅子。

“来了几个？”约翰逊问。

“两个。”

“请各位稍候，我和约翰逊先去会会他们。”布鲁斯对领事们说。

“不，我们一起去。”法磊斯和领事们都站了起来。

平时的白天，中央巡捕房的门厅常常被押进来的犯人，巡警，告密者，可怜的犯人家属，记者，律师们挤满，热闹非凡。这个时候，门厅里却静得怕人。8盏60支光的电灯泡光照之下，两个握手枪的英籍巡长和十几个端步枪的印华巡捕，处于全副戒备状态，形成弧形，围住灌进阵阵寒风的打开的大门。

一个30出头和一个40出头，长相都很斯文的中国人站在大门前，他们都戴着水晶眼镜。较年轻的那位身着西装，领口露出浆烫笔挺的白领子，看上去象一个干练的洋行职员。较年长的那位留着牙刷须，身穿长袍，翻上去的袖口露出昂贵的狐皮里子，看上去象个钱庄掌柜。无论如何，这两个人的外貌都很难跟在炮火中冲锋陷阵的革命党联系起来，除了那两对在眼镜片后的眼神。那是两对没有丝毫惧怕眼神的眼神，那是随时准备拼命的人的眼神，不怒自威地看着荷枪的巡捕们，以及从大办公厅里赶来的督察和领事们。

“请教贵姓，需要什么帮助？”总督察布鲁斯打破静寂。

“这是我的名片，”较年轻的那位西装华人从口袋掏出准备好的名片。

“陈其美?!”布鲁斯念完名片，快速和领事们交换一个眼色。

“正是在下，刚才被推选为革命军沪军都督府负责人。这位是沈缙云先生，未来的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较年轻的华人向布鲁斯介绍较年长的华人。

布鲁斯刚想要替大家作介绍，却被法磊斯轻轻用胳膊碰了一下，话到嘴边缩了回去。

“陈都督，沈总长，鄙人是法磊斯，大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这几位是租界的负责人。门厅风大，能否请两位移驾会议厅，我们正好有事请教。”法磊斯用和大清官场客套练就的京片子，对陈沈两人说。

“悉听主便。”陈其美用湖州口音的中国官话回答。

“请。”法磊斯作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陈沈两人随洋人们走进大办公厅之前，办事高效率的巡捕房茶房已经把大办公厅里的凌乱收拾整齐。陈沈刚在绿厚呢会议桌旁坐下，茶房便端来装在银壶里的咖啡和茶，以及摆在银盘里的西式茶点。从上次会议留下来的烟味和刚送上的热饮芳香混在一起，气氛和门厅里的对持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法磊斯环桌向陈沈两人介绍了到场的洋人，然后说：“陈都督在上海的义举，打开贵国走向民主进步的大门，深得上海华界租界居民的拥护，全世界都看到了。鄙人十分敬佩。两位这么早到这里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讲。”

陈其美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地图，对布鲁斯说：“沈总长要代表沪军都督府接管满洲人的大清银行，请总督察带路。”

“总督察，你知道大清银行在哪里吗？”法磊斯边说边递给总督察布鲁斯一个不要爽快表态的眼色。

“听说在汉口路，现在天还没亮，等天亮后，让副督察先去打听一下，回来向陈都督报告大清银行所在，都督您看如何？”

“恐怕副督察是要去向大清银行的满洲人通风报信吧？”陈其美冷冰冰地说。

“陈都督不要开玩笑，租界对贵方和满清的纷争严守中立，决不偏袒任何一方。既不会向满清通风报信，也不会强制执行贵方的接管。贵方如要接管大清银行，可以投书通知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总办唐桐卿先生，所以，这件事，还是等天亮以后去办较妥。”

陈其美用疑惑而认真的目光审视法磊斯，他觉得开宗明义让租界当局瞭解革命党的意志很重要。“总领事阁下，沪军都督府以什么形式接管大清银行，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如果用投书通知接管的方法，恐怕江南制造局到现在还在满清手里，而我呢，还关押在江南制造局的炮楼里。一句话，革命党不能摆除用接管江南制造局的方式接管大清银行！”

大办公厅里的空气沉重得像灌了铅。正喝咖啡的美国领事维礼德不小心碰落银匙，掉在地板上，发出的响声，比打雷还震耳。法磊斯却不以为然地微笑着说：

“陈都督，如果阁下不想给这场至今为止很顺利的革命蒙羞，那么还是用投书通知的方式完成接管大清银行比较合适。因为，租界政府秉承中立原则，对满清和贵方，一视同仁，不允许任何一方的武装人员进入租界。”

“总领事阁下健忘了，按照条约，只要租界当局批准，中国武装人员是可以进入租界的。从前，满清总督左宗棠每次访问租界，他的武装卫队都可以进入租界。现在，租界当局不允许革命党武装人员参照先例进入租界接管大清银行，这难道是中立？这难道是一视同仁？”说完，陈其美目光挑衅地转向墙上的大地图。一望可知，地图上标明革命军数量和阵地的小蓝旗，密密麻麻，遍佈租界周围，远远超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万国商团，巡捕，以及领馆洋兵的各色彩旗的总和。

“谢谢陈都督的提醒，过去的先例大家都没有忘记。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都督此行的目的是要取得大清银行的库银，接济军饷，对吗？看看这张地图上，有这么多贵军驻防在租界四周，听说贵军还在招兵，准备攻打南京，也就是需要有更多的军饷，这才是阁下急需介决的课题。现在，请阁下听我们告诉您一件事情，然后请阁下决定为了接收大清银行，和我们西方列强发生不愉快是否值得。”

陈其美和沈缦云露出很诧异的表情。

“布鲁斯，请告诉陈都督，沈总长，两天前你探到的大清银行的情报。”法磊斯对巡捕房总督察说。

“两天以前，贵军进军江南制造局之前，大清银行已将70万两库银装船经由小火轮运往苏州，这是江海关的水巡长泰勒先生亲眼所见。。”

“陈都督，听见了吗？现在汉口路的大清银行是个空壳！”法磊斯接过总督察的话来说：“请问都督，总长，接管这样一个空壳还能助饷吗？如果，都督和总长真需要军饷的话，我到是有一条替贵军筹饷的建议。”

陈其美瞪着法磊斯一言不发，沈缦云模棱两可地点点头。

“只要贵方承诺不经工部局或公董局批准，不携带武器进入上海两大租界。我们立刻开放贵方进入租界宣传革命，向民间募款，购买军用物资。目前，租界里很多华资银行钱庄怕受贵军搔扰，纷纷歇业。巡捕房明天挨家挨户去保证安全，叫他们复业。此外，工部局总董德格雷先生（指指戴眼镜的那个美国人）刚才向我保证，对愿意重新开业的华资钱庄有特别奖励。汇丰，麦加利，花旗，德华银行将中止去年橡胶股灾后拒收华资钱庄庄票的政策，恢复接受华资钱庄庄票，增加流通现金，保障租界商市正常运行。陈都督，总长，两位觉得我的建议可行吗？”

办银行出身的沈缦云听到那条接受华资庄票的特别奖励，喜上眉梢，连忙向陈其美耳语。三言两语后，陈其美脸上露出进入巡捕房后第一片笑容。

“我代表沪军都督府接受阁下的建议，请问这份建议何时生效？”

“巧得很，上海两大租界的负责人都在这里。喇伯第领事，您对我刚才的建议没有异意吗？还有其他几位领事阁下，总董先生，都没有异意吗？太好了，陈都督，沈总长，我刚才的建议从此刻起生效。布鲁斯，叫茶房送香槟酒来。。。。”

“不忙，不忙，”沈缦云用浓重苏州腔的中国官话讲，“既然此刻起生效，有件事请巡捕房马上帮我们办一下。”

沈缦云说完从皮袍袖袋里掏出一张信封，递给布鲁斯。

布鲁斯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银行存单。

沈缦云在旁边解释，“这是民间团体中华共和建设会筹备会存在中国通商银行的3万两银子，已经捐给沪军都督府。中国通商银行这两天歇业，我们无法兑现，请总督察现在就去中国通商银行，叫他们复业，让我们取银子。”

在座的洋人们知道中国通商银行是10多年前由满清招商局总办成宣怀牵头，先为官商合资，后以商股为主的第一家华资银行。既然刚刚答应要叫租界里的华资银行钱庄全部复业，那么为了表示诚意，替陈沈两人跑一趟腿是难免的了。

此时已过早晨7点，陈其美和沈缦云谢绝洋人们挽留，在巡捕房用英式早餐的邀请，在一种达成谅解的和睦气氛中，和布鲁斯以及两名印籍巡捕，一起离开中央巡捕房，前往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座落在外滩路6号，从中央巡捕房沿福州路走过去，不过轻轻松松的30分钟工夫。但是这天早晨，云层暗淡，风从黄浦江面刮来，吹得他们胸前发冷。当他们从福州路转向外滩路时，开始下雨了。雨滴，风声，夹着都市早晨的喧闹从四处捲来。战争在租界周边刚刚停息，马蹄声，货车声，汽车喇叭声，已在这个几近百万人口的都市一角此起彼伏。外滩，一边是开埠以来不断翻新的西洋建筑，具备文艺复兴风格的对称稳重，巴洛克的旋转图案，爱奥尼克立柱，黑白相间的大理石阶石；一边是黄浦江水荷托着巨轮，火轮，驳船，木帆船的潮涨潮落。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在1897年建成，真三层，假四层，因为第四层从外面看是五个尖顶，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房间，一二层的窗户是歌特色风格的花格子窗，三四层的窗户是尖券形的。

陈其美，沈缦云，布鲁斯一行5人来到大楼前时，已经浑身打湿，绺绺头发贴在前额和面颊四周，陈沈两人的眼镜片上挂满水珠。在印度巡捕一阵费劲的敲打后，雕花大门上的一道小门打开，走出一个睡眼惺忪的葡萄牙职员。

布鲁斯彬彬有理地上前，向职员解释来意。革命党已经和租界当局达成协议，保证不

会武力进入租界。所以，请转告银行高层，不用再担心军旅搔扰，放心开业。此外，这两位革命党贵客有一张存单要提现，请帮忙尽快办理，以免影响贵行的声誉。

“要提多少？”

沈缦云背过身子挡住雨，从没有沾湿的信封里，抽出存单，交给职员。

“3万两？不行，鄙行银库里没有那么多银子。”

“老兄不要讲笑话，上千万身价的中国通商银行会拿不出3万银子？”布鲁斯拍拍葡萄牙人的肩膀。

“我对圣母起誓，两天前，遵照成宣怀大人从日本发来的电报，我们已经把大部分银子搬到汇丰银行的银库去了。你们要银子，凭成大人的电报，到汇丰银行去要！”葡萄牙职员指指从他们站着的地方看得到汇丰银行大门前那对铜狮子。铜狮子在雨淋下显得异常光亮。

沈缦云涨红了脸问，“能不能请您陪我们跑一趟汇丰银行？凭这张货真价实的贵行存单，汇丰银行一定买账的。”

“除非有成大人的电报，我哪里都不去！”说完，葡萄牙人转身，走向小门，碰地关门。

“小人！真是小人！”沈缦云低声骂道。

都督陈其美的反应更为激烈。他扯住布鲁斯湿透的警服袖管，爆发出一连串怒骂和诅咒。他眼镜片上的雨珠和随音量起伏的口水，同时溅在总督察布鲁斯的鼻子上。

布鲁斯以自己三脚猫的中文能力，大致听懂了沪军都督的抱怨。刚刚和领事团工部局达成协议，革命武装不进入租界，换取允许革命党在租界里筹款，怎么现在连兑现3万银子的银行存单都办不到？必须回福州路中央巡捕房找法磊斯他们讨个说法才是。

想起法磊斯领事的两面路线，布鲁斯忍住没吃上早餐的饥火，用生硬的中文劝说，“都督先生，汇丰银行是英资银行，通商银行是华资银行。租界里解决这类华洋资产遭到

冻结的纠纷，通常请洋务律师出面申请解冻。如果，都督先生没有熟悉的律师，工部局推荐您去找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

陈都督还想继续骂人，却被财政总长打圆场挡了下去。

“都督，我们可以去那家律师事务所试试。听说那里的容定律师就是捐出这张存单的中华共和建设会的法律顾问。”